



元文類卷第四十二

雜著

憲典總序

皇朝憲典之作其篇二十有二焉而各以其序也
法緣名興令自近始故名例為法之本衛禁居令
之先百官有司守法以奉上布令御下故職制
次之敬莫大於事神畏莫大於知義故祭令學規
次之刑以弼教威以戢暴故軍律次之禍亂式遏
生聚易爭故戶婚食貨次之爭起於無厭無厭者
好犯上故大惡次之惡之初檢非淫即貪故女效非



盜賊次之淫貪之作始於自欺故詐偽次之偽作於心微於詞氣故誣訟次之辭窮則鬪氣暴則殘故鬪歐殺傷次之庶獄備矣庶慎興焉示為法者非罔民也故禁令雜犯次之知禁者罪可遠觸禁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立法之制嚴用法之情恕無求民於死寧求民於生故恤刑平反赦宥又次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至矣此其為序如是槩而論其為書則固五典之法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黜陟賦典非憲無以吝出內禮典非憲無以敬傲情兵典

非憲無以律駙盈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嚴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而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體用庶乎其為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悉則有附錄焉作憲典總序

名例篇

名例者古律舊文也五刑五服十惡八議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變更是數者之目弗可改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作名例篇第一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即後世之五刑也凡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三年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也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鑿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七私私鹽茶者杖七十七私宰牛馬者杖一百此舊法猶有存者大德

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寬恕以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曰俾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比之遷者之南大率如是至於死刑有斬無絞蓋嘗論之絞斬相去不至懸絕鈞為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耳然已從降殺一竿可論令斬首之降即為杖一百七籍流猶有不幸不至死之理烏虜仁哉

五服

昔者先王因親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
興焉法家者用之以定輕重其來尚矣然
有以服論而從重者諸殺傷姦私是也有
以服論而從輕者諸盜同屬財是也大要
不越於禮與情而已服重則禮嚴故悖禮
之至從重典服近則情親故原情之至從
恕法知斯二者則知以服制刑之意矣國
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飭中外
官吏喪其親三年至治以來通制成書乃
著五服於令嗟夫先王所以正倫理明等

威辨疏戚別嫌疑莫大於是也豈特為法
家者設哉

十惡

人之罪無大於十惡者矣王法之所必誅
也故歷大之律著之首篇國家任子之法
舉人之條皆曰不犯十惡者始得預列嗟
夫之二者之選豈必其人有是惡而後絕
之哉言不犯者意其必無也意其必無而
猶慎之知人之難也

八議

八議者先王用法忠厚之至情也故自周官至於唐律具載之國家待國人異色目待世族異庶人其有大勲勞於王室者則固當有九死無與之賜十世猶宥之恩歟若夫官由制授者必間奏而論罪罰從吏議者許功過之相贖豈非八議之遺意乎故仍古律舊文特著于篇以俟議法之君子

衛禁篇

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所寄宗廟社稷之所託故君門九重出警入蹕非自衛也所繫重焉國家肇

基淳德馭下乘輿行幸歲以為常起居緝御扈從番直亦既周且慎矣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內嚴管鑰外肅輦轂侍正置府通籍創符其為長治久安之策所以幸萬世者豈過計哉勅時幾弭奸慝作衛禁篇第二

職制篇

日月運四時行法度彰百官理至元班祿以來當任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則總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兵伐閱之世襲官邸湯沐之樹建星列而綦布焉居積典守有宮工

肆視成有官河有防賊有漕驛有置冠蓋往來則
有王人之銜命岳牧之移委受事既殊隨事為令
其間禦暴而司平則捕盜典獄專庀厥司是故國
中共守者曰總例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典則
傳之於是職制備矣嗚呼人君之遇臣下豈務恃
法哉由夫才譎之不齊資踐之雜進然後罪列公
私賊論多寡而風紀之責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
侯度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有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禘古禋祀郊廟先齊擇

日集執事官朝堂讀誓誠以徇朝服再拜聽受而
退祭之日御史二人服其薦冠以莅之外而郡邑
通祀部使者糾之如御史於是承事者罔敢不敬
質神明壹臣志作祭令篇第四

學規篇

法至於學規輕之至者也而至重焉

太祖皇帝始為國都學規

世祖皇帝廣為國子學規

今上皇帝親為王宮

學規夫法不從吏議而出

聖裁重之至矣乎本

正化厲士節作學規篇第五

軍律篇

國家經武者定四方師律尚矣廟筭之折衝將略之制勝固非言之所可傳者惟夫仁義節制並行當時載之簡書有可徵焉續戒功舊武衛作軍律篇第六

戶婚篇

井田廢而廉讓之道缺爭效之俗興民無恒居田無恒主婚姻不以其時而獄訟作矣教化不足然後制之以刑而非得已也法常典原人情作戶婚篇第七

食貨篇

治財之道厚民為本民者財之府財者民之命也故治財者先義而後利教民順先利而後義教民爭故治財者先民而後國國常富先國而後民國常貧治財而有刑所以防姦欺制期程非治財之本也作食貨篇第八

大惡篇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國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國不仁則君臣疑家不仁則父子離父子離無所不至矣君臣疑亦無所不至矣故易著履霜之戒子孟子

有仁義之對審哉幾乎去仁惡足為國家哉作大惡篇第九

姦非篇

王化始於閨門故閑睢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桑間濮上之音作則男女相奔強暴相陵尊卑無別而上下失序矣文武道在施之則刑古者聖人以禮防民制刑以輔其不及後世因之作姦非篇第十

盜賊篇

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政或謀

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十常八九至於白晝攫金於市略人以為貨皆有司不能其政所致使人人各得其所烏有盜賊哉作盜賊篇第十一

詐偽篇

霸代王而淳朴散利勝義而詐偽生其來亦久矣夫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明王道辨義利崇廉恥固去詐去偽之本然刑者聖人有不能廢也作詐偽篇第十二

訴訟篇

易著訟卦書稱囂訟則雖五帝三王之世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謂之情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苟能行之以道雖無訟可也作詐訟篇第十三

鬪毆篇

古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朋友之讐言不反兵交游之讐言不同國居父母兄弟朋友之讐言止如是後世一言睚眦輒起而鬪鬪而至於傷至於殺其有司之政不舉風俗之日偷且薄可見已甚而食祿

共位比肩事至爭豪髮利即攘臂相向飛文相抵所以令於下者皆自上犯之欲以化民得乎懲將來監已往作鬪毆篇第十四

殺傷篇

禍而至於殺人極矣然情有謀故誤戲之異而罰亦有死杖流贖之殊研之窮之審之覆之古人所以深致慎焉者哀民死之易而生之難也敬之敬之母淫於刑哉作殺傷篇第十五

禁令篇

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

事無所統該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
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作禁令篇第十六
雜犯篇

人之犯名義觸刑辟不可以一途盡不可以一類
求因其已然制於未然作雜犯篇第十七

捕亡篇

凡囚之在獄而亡在流而亡軍士之臨陣而亡舉
家而亡奴婢之背主而亡凡有罪而在亡者捕之
各有律作捕亡篇第十八

恤刑篇

不教而民從之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
也以言教之也不教而強之從下也既不能以身
又不能以言而以威迫之也迫之而猶有弗從者
焉仍從而刑之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憾又從而虐
之苦之誣之抑之飢而不為之食寒而不為之衣
疾而不為之藥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
大可哀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作恤刑

篇第十九

平反篇

天下之至窮其惟寃獄乎于天和傷王化莫此為

甚故或三年而致旱或六月而飛霜此于定國雋
不疑之徒日以平反為務而子孫世食其報也夫
平反有司之職也宜不待賞勸而為之者而國家
慎之重之著于賞今作平反篇第二十一

赦宥篇

赦宥者權事之宜可也下列聖以來或以初政更
新或以大禮行慶或以抹灾卹生日或以懷遠招携
事既不同赦亦有異至於釋京畿繫囚則或以特
敕或以佛事有司往往以罪輕而疑者應之然所
釋有數故又有幸不幸存焉本忠厚示欽恤作赦

宥篇第二十一

獄空篇

傳曰刑期于無刑又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斯無
刑矣雖聖人為政不能不為之刑所貴刑措而不
用耳是故獄空者化行俗美無訟而獄空者上也
有司廉明隨事裁決而獄空者次也苟不得其上
得其次斯亦可矣今所紀獄空內自京畿外止山
東河北諸郡天下獄空未必止此有司載之弗能
詳也嗚呼彼獄空者其無刑乎其無訟乎使天下
皆得賢有司致此非難也作獄空篇第二十二

附錄序

憲典之有附錄何議法者有沿革之不倫建言者有作輟之不一載之則非今日之循行削之則沒一代之典故於是事可入例者錄於前事難編舉者附於後至於用罰之重輕有上下之比附論人之淑慝有始終之異同善惡之彰瘴枉直之舉錯具存於是而公論自著焉此附錄之所由作也嗟夫治具百端性初一致齊其末唯見其略揣其本不勝其煩有志德禮之君子尚監于茲哉

工典總叙

有國家者重民力節國用是以百工之事尚儉朴而貴適時用戒奢縱而慮傷人心安危興亡之機係焉故不可不慎也六官之分工居其一請備事而書之一曰宮苑朝廷崇高正名分苑囿之作以宴以怡次二曰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有次舍以奉其職次三曰倉庫貢賦之入出納有恒慎其蓋藏有司之事次四曰城郭建邦設都有禦有禁都鄙之章君子是正次五曰橋梁川陸之通以利行者君子為政力不虛捐次六曰河渠四方萬國達於京師鑿渠通舟輸載充敏次七曰郊廟辨

方正位以建皇都郊廟祠祀爰奠其所次八曰僧
寺竺乾之祠為惠為慈曰可福民寧不崇之次九
曰道宮老上清淨流為禱祈有觀有宮有壇有祠
次十曰廬帳之作比於宮室于野于處禁衛廬帳
斯飭次十一曰兵器時既治平乃韜甲兵備于不
虞庀工有程次十二曰鹵簿國有大禮鹵簿斯設
儀繁物華萬夫就列次十三曰玉二次十四曰金
工次十五曰木工次十六曰搏埴之工次十七曰
石工天降六府以足民用貴賤殊制法度見焉次
十八曰絲枲之工次十九曰皮工次二十曰氈罽

之工服用之備有絲有枲有皮有毛各精厥能次
二十一曰畫塑之工次二十二曰諸匠像設之精
絺繪之文百技效能各有其屬

宮苑

國家龍飛朔土始於和寧營萬安諸宮及定鼎幽
燕乃大建朝廷城郭宗廟宮室官府庫庾大內在
國都之中以朝群臣來萬方又以開平為上都夏
行幸則至焉制度差矣中都建於至大間後亦希
幸其它游觀之所離宮別館奢不踰侈儉而中度
可考而見焉

官府

國家設官分職則各有聽政之所故上自省臺院部下而府司寺監以及乎外郡有司雖室宇之崇卑不等然其廳事之設施與夫史胥之按牘咸具其所而上下之等辨矣

倉庫

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如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供億京師賑恤黎元皆

城郭

國家建元之初下宅于燕田山金故都時方經營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後人物敏系夥隘不足以容廼經營舊城東北而定鼎焉於是八埤堞之崇樓櫓之雄池隍之俊高深中度勢成合止湯而後上都中都諸城咸倣此而建焉

橋梁

都城初建庶事草創其內外橋梁皆架木為之而覆以土凡一百五十六至大德間年深木朽有司以為言改脩用石都水監計料工部應付工物委

官董工修理然後人無病涉之患

河渠

太史公河渠一書所以載水利者甚悉蓋水雖能為害然人得其疏導畜泄之方以順其澗下之性則為利亦大矣國家定都幽燕上決白浮雙塔諸水導之為通惠河以濟漕運又為之立牐壩以節其盈涸舟楫既通而京師無告乏之弊至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沒溺之患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啣之虞開會通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滯滌

立捍海之橫塘而澗右之民以免墊溺之憂害既除利以興作河渠

郊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者必先立郊廟而社稷繼之我朝既遵古制而又有影心堂焉有燒飯之院焉所以致其孝誠也至如祀孔子為宣聖太公為武武推而至於三皇亦咸為之廟食若太史司天之有臺城隍嶽瀆之有祠其所以答神休報靈貺之意則又至矣夫

僧寺

自佛法入中國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
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
賜以內帑或給之官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
故其薨棟連接簷宇翬飛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
亦盛矣哉

道宮

老子之道以無為宗虛為祖知雄白而守雌黑故
能柔強勝堅安危平險大下莫能實萬物不敢臣
執是為右契以御天下而天下莫之先舉世崇尚
為之築宮室立臺榭固非一日其教雖有正一金

真大道之殊而我朝尊寵之隆則與釋氏並乃若
琳宇之穹崇璇宮之宏邃皆出於國家經費而莫
之靳亦豈其道非常之所致歟

廬帳

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為穹廬以便
移徙後雖定邦邑建宮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
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為帳殿房車以便行李其
不欲興土木以勞民之意亦仁矣哉

兵器

居安慮危有國之大戒安不忘戰有備則無患也

故兵雖凶器而不可一日廢我朝承平日久四海晏然兵器似非所急者而弓弩之甲之制歲為常貢率有定數其制作之工鋒刃犀利視苟安忘戰口不言兵器械不精以卒與敵者蓋不侔矣

鹵簿

乘輿之出入有大駕法駕其儀衛森嚴警蹕清道非以自奉也所以敬神明嚴祖宗也豈直為觀美哉

玉工

中統二年勅徒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碼碯諸

工二千餘戶於大都立金玉局至元十一年陞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掌造玉冊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束帶器用几榻及后宮首飾凡賜賚須上命然後製之

金工

攻金之工以煨鍊為職器以適用而等威之辨實行乎其間若符印二示信也而印鈕之制則有龍獸駝龜之別金銀銅錐異而又有三臺二臺之辨焉符牌之分金銀固也而有二殊雙單之異如此而后品秩之崇較然有不可紊者矣其它如

祭器以致敬銅人以驗鍼灸步占之渾儀沙門之
佛像與凡器用之需莫不取給焉故雜造有府器
物有局又立民匠總管總之其制度亦詳矣哉

木工

木工之名則一而其藝有大小如營建宮室則大
木之職也若舟車以濟不通凡按以適用此皆小
木之為也故鑿匠有局繕工有司民匠雜造之有
府歲為定制以備用焉

搏埴之工

埴埴小藝也而其用至要宮室以蔽風雨而甃

是需故為

石工

夫石之為物其理礪其實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
而我朝攻石之工製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為器用
則務極其精巧云

絲枲之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
其藝遂以御衣尚衣同為三局高麗諸工亦立局
焉如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及大都人匠隨路諸色民匠

又各立府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局雖不與此如御用諸王衆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謂之橫造然其染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極其精緻焉

皮工

製皮為衣以禦寒也而大祀之用禮不可廢我朝起朔方都幽燕皆苦寒之地故皮服之需尤急乃設為寺監司局以專掌之而其柔治之方裁製之巧則又非昔人之所及也

氈罽

氈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馬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制以給用焉

畫塑

繪事後素此畫之序也而織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采色塗抹所能之者以生像形又其次焉然後知工人之巧有奪造化之妙者矣

諸匠

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戶使得

以專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元文類卷第四十二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雜著

四經序錄 易書詩春秋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

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
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
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大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
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
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廿六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
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
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
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
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
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
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方八字闕衍謬未悉正也
故今重加修訂親舊本頗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
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
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上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

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一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願瑄曰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

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元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願願遂奉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願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

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貢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願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折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貢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脩以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願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

九百六十一

顧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米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儒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

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

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激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

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

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激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

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幽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各地名而非

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激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者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裨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一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

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為景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激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

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錄

儀禮周官小戴記載大記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倦

倦也經傳通解乃其編百只草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世之闕典激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也而後人以八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十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帛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亦小已又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益我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

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一止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
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止得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
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中其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
詳按而亦別出左氏經一又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
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皆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
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十一日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
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
而各疏其下脫橐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
今橐本而已若執橐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
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以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

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
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
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
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
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
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
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激之至愚不
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
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
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

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
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
氏本更不閒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
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
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
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
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揚
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甫復名曰朱氏記而與二
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宗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
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

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
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
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
也激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激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
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
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
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
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

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鬻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待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

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豈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以收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

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解詖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徵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

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且其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禮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丁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

篇次欲取戴記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卒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割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擲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

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
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
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
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
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
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
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
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
祭之義也曰通記禮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
哀金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

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邪駢非諸篇
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十有餘
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
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脩而成
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
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忠
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
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
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

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
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
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
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
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又小戴書其甚蓋彼其膏
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同存精語不可棄遺其
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
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
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
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

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
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詩篇之比也
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
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互校未能盡正尚以俟
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春秋諸國統紀序錄

齊履謙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
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口也證也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
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

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其六人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儀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稅志軍甲志城築志思邑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內女獨備於諸國者非特為詳內錄也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為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尚有考於斯故叙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

於侯邦佐幼王道莫之知如亢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孔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侮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股力日蹙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有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叙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讓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叙宋國春秋統紀第三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

時也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為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為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為稱者意蓋如此故叙齊國春秋統紀第四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

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
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
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
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
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卒邾
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
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
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
其史之所起有又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
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叙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
不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乎足夫靈公黜其子
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賁爭入曼
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天子因子路
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則專為衛輶而發夷考
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
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
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
政俗兄弟吾魯如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

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
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
也何有故叙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
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津地設不可亂也及
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
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
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代鄭書蔡人衛
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
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侯皆先衛也自是

厥後代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
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
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叙蔡國春秋
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滅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
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
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
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
弊邑為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

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叙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為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叙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為後封於諸姬也為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為亂階書克段書來輸王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也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也陳蔡許終始春秋其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也若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最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之產然後安然子產為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

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
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叙鄭國春秋統紀
第九

春秋至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
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
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
乃皆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
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
鄆昭四年書取鄆是則鄆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

速帥師滅許以許男其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
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
見者喜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
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
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
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叙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
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
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間抵隙待特而
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殺之帥

出罪已之言威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
公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入滑園鄭盟于翟泉
會于温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錄之康
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
詳耳故叙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為伯滕自侯降為子杞
自公降為侯又降為伯又降為子雖其所以降不
可知固以見其國勢駸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
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
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

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曰日就卑替者何也曰是
又不然夫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
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
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
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
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
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
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
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
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

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後
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
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
就其卑替耳故叙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祀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
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青
者矣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
祀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
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
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

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
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祀文公來盟書曰子踐
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祀
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
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祀不足徵也故叙祀國春
秋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
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為旅見即其所書而知
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
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

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叙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少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郊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強國矣故春我書莒莒每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鄭皆強國事也故叙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每

夷邾庶其界我邾快田而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為

子克字或以為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

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為名者

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

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

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以

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

道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息不書至豈

以邾為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與故叙邾國春秋

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之上
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
伯子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至於蜀之盟秦
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
至於降周而下竝依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
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齊為霸者之倡特列居
侯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
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叙
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

某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
某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常
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
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
叙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
秋雖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
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
竝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
攘之誅之絕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

元文類卷四十三
二十六
拳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有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錄所以為後世鑒也故其畫日法如此故叙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亦遠成七年吳伐鄭始見於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相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戰燕川黃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元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悞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刺坎恒困井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

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
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
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
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
謙則合時義而得告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
也以是才居適則後於人而有匹屬然位卑力弱
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以險在前也止而
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臨以乎險也艮以
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此之才宜若此

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右行應而不足援
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云又應於上斯其
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下不宜動而有應
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

謙三取吉小
過三取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
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比有獲吉豫有應
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
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
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一遠君之臣也

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

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一本究而言之
下文少不同

故重錄如上
以備參考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五六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務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

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

有才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

下下一陰為主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

也而九二無應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

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

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

於已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

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心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

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遠道而非正矣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死妾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

屯益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

比也

艮六一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

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

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
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
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遠乎義矣凶其可
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
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
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
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
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
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

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
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
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
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
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
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
處之雖無應接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
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
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

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悞鮮有不及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

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丁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卑具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陽其勢已還曲折不遠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

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我能止其身則允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乎誠以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以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成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雷人得九二應之為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中為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口且為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棄之其勢可嫌也但付九二剛中應之具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无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德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元咎應則尤為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

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
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
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
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
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
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
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為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
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
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
可濟故師泰臨夬或吉或无咎而侂卦則戒之
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
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則柔內之應否雖
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
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
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時革順甚足貴也隨
臨時過適則難與行也
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
浮大過恒益巽兌小遇既濟

義之善或不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趨睽鼎大勢
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
過旅巽有始不得志而終无咎者同人有
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則者萃其偏而用者才
尚可也蒙晉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
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位雖
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艮有成終之
義故八卦皆善此亦盡賈利大履係於所履觀係
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
而衰有不可變者六十四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成之

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
成乎

東西周辨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
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
鄩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
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鄩於今為河南又
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
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大
子宜臼又廢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

鄩及犬戎入寇武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
曰是為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
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
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
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
于王城入之次日猛殺王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
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
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
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
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

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
名未立也桓公生成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
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謚以鞏
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
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
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
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
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
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
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
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

待此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
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
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罍狐聚又六年秦滅
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
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
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
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槩周
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五都王
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
之相望也遠季十三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

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
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
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
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
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
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
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
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
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
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

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
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
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
周武公為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為踈是未嘗考於
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
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
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
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
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
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

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邠
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
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邠對稱西
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
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
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
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
辯

改月數議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

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但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正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荅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重謠星象之驗

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廼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六月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二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廼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

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
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
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
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
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
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
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
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
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
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

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
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

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

曰正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既
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為權宜得矣

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

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為
正却未嘗改時月肅宗

以子月為歲首斗建
紀月但行一年耳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

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

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

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

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有常儀何待
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
言阿衡之心為何如哉朝而自然夕當復辟充不
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
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
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
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
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
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
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廼獻公之世是時箕

國日淺二軍始備

天王賜一軍自立一軍

晉文未與齊桓尚

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

獻公滅虞歸其職貢其七

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

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
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元文類卷第四

禮書

禮書

元文類考

卷四

全

五

日

日



